

道書集成

九洲圖書出版社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四

星元

宋饒陽居士李霖集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御註一陰一陽之謂道物得以生之謂德

道常無名豈可形容所以神其德德有方有體同焉皆得所以顯道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故唯道是從

纂微曰道常無名唯德以顯之至德無本

順道而成之言大德之人容狀若於諸相

○宜可見邪唯有順道之容髣髴是其狀矣

動容周旋中禮威德之至也威德容貌若

愚豈可見邪唯從事於道之容略可見矣

故目視耳聽鼻聞口言手持足行無非道

也故唯道是從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御註道體至無而用乃妙有所以為物然

物無非道恍者有象之可恍惚者有數之

可推而所謂有者疑於無也故曰道之為

物

顧歎曰欲言定有而無色無聲言其定無

而有信有精以其體不可定故曰唯恍唯

惚如此觀察名為從順於道所以得

焉巨濟曰無若有曰恍有若無曰惚此即

道之物也道以恍惚無物則復歸於無物

矣所謂不可容者也

王元澤曰道兼陰陽陰陽之微若無若有

謂之恍惚

惚今恍其中有象恍今惚其中有物

御註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物恍惚之中

○象物斯具猶如太虛變為雷風猶如大塊

化為水火以成變化以行鬼神是謂道妙

杳兮冥其中有精

御註杳者幽之極冥者明之藏杳冥之中

至陰之原而天一所兆精實生焉

其精甚具其中有信

王元澤曰精者形生之始精無不具而更

云甚具者由物有失理喪精沉於人偽故

也杳冥之精萬物作類而物之生者各正

性命度數法象一有儀則可以前知無或

差舛此之謂信莊子曰未形有分
精者天德之至真則不偽信則不差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河上公曰自從也從古至今道常在不去

王元澤曰常道常名未嘗變易

馬巨濟曰萬物變化名號隨易昔日爲是

今日爲非在古今以獨存者道而已

以閱衆甫

王弼曰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閱萬物始

也

閱披閱也甫本始也言道常住故能徧閱

萬物之本始閱如閱人多矣之閱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蘇子曰由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

能體道而不去故也

纂微曰閱度也又披閱也甫本始也夫道

上自往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在何曾去爾

形雖不見名且在焉以喻至人得道長年

故能閱度萬物之本始知萬物皆始於道

而披閱之以成其形質也然又設問我何

以知萬物皆資稟於道生死終始之然哉
答以道之恍惚杳冥常在不去故能應變

爲治清淨無爲而已度閱萬物之遷移未

有不資稟於道者以此也

此章言盛德容貌若愚從道則容狀可見

道之爲物恍惚難名杳冥莫測體之者常

存而不去故能閱衆甫之變以知其所以

然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王弼曰不自見其明則全

車惠弼曰此是行言能卻曲柔和達逆順

物物無損害內保己身性命完全

委曲從衆不自專故全其形生而不虧莊

子曰外曲者與人爲徒

枉則直

王弼曰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枉屈也受彼屈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

經云大直若屈如蘭相如屈於廉頗是也

枉曲不異何以再言蓋自屈爲曲曲之自

然也受屈爲枉曲之使然也保生爲全正
曲爲直自曲則其生可保受彼屈則被曲

可正

窪則盈

河上公曰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

王弼曰不自伐則其功有也

弊則新

王弼曰不自矜則其德長

王元澤曰非秋冬之凋弊無春夏之榮華

少則得

蘇子曰由曰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一者少之極也守一足以該萬事

多則惑

御註道要煩聞見之多不如其約也以

支爲指則終身不解豈爲大惑

呂吉甫曰能知衆甫之然則能抱一致柔

抱一致柔則能曲能枉能窪能弊矣曲者

曲之自然者也枉者曲之使然者也天下

之物唯水爲幾於道一西一東而物莫之

能傷是曲則全也避礙萬折而必束枉則

直也善下而百谷歸之是窪則盈也受天下之垢莫清焉是弊則新也惟得一者為足以與此故曰少則得衆人所以不能然者以其不一故也故曰多則惑多數之不一也多則擾學多則惑性列子曰學者以多方喪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御註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惟天下之至精能為合天下之至神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故言而為天下道動而為天下則

一者精也式者法也一者多之宗聖人以少得天下以多惑聖人抱一而不離於精天下衆多而歸一故為天下法式不自見故明

御註不蔽于一己之見則無所不燭故明虞舜明四目以廣其所視可謂不自見也至於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益非明乎成王疏通開達無過爾躬可謂不自見也至於介爾昭明而昭明有融茲非明乎

不自是故彰

御註不私于一己之是而惟是之從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服故彰

呂吉甫曰因天下之所是而是之而我不自是也則所是莫之能盡故曰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御註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舒王曰不自伐則善不喪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御註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呂吉甫曰任萬物以能而我不自矜也故長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御註人皆取先己獨處後曰受天下之垢

若是者常處於不爭之地孰能與之爭乎蘇子由曰忘我則不爭不自是不自見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河上公曰古者曲從則全身此言非虛誠全而歸之

御註聖人其動若水以交物而不虧其全其應若繩以順理而不失其直知窪之為盈無亢滿之累知弊之為新無夸耀之迹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而已故全而歸之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不知其盡也是謂全德之人豈虛言哉鍾會曰誠能守曲全必歸之

此章之義養生之旨也其要在乎忘我惟忘我故委曲以應變而不自恃一己之見枉己而伸人而不私一己之道知窪之為盈無自伐之心知弊之為新無自矜之行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致曲以全其形生而已故終始以曲則全言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顧歡曰希少也人能愛氣少言則行合自然

纂微曰夫至人有問即應接物即言動靜

以時故合於自然

陸佃曰夫物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者謂之自然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王元澤曰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飄驟者

交感之過所以不能久也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從旦至晡為終朝自早及暮為終日飄風驟雨氣之暴疾

非出於常然也故雖天地為之尚不能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不出於自然則多

言數窮宜矣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御註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聚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于天地之間所以

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絪縕之患必或使之而物被其害故不能久

風雨者陰陽交感所為飄驟者交感之過天地之大猶不能久況人處天地之間眇乎小哉為於多言速滅可知

故從事於道者

王弼曰從事謂舉動從事於道者也道以無形無為成濟萬物從事於道者以無為

為君不言為教綿綿若存而物得其真與道同體故曰同於道

道者同於道

河上公曰道者謂好道之人同於道所謂

與道同

德者同於德

河上公曰德者謂有德之人同於德所謂

與德同

失者同於失

蔡子晃曰有為躁競執教生迷名為失既為同失不能虛心冥會而言道失者獨失道也

自然之謂道從事於道者悟道忘言所謂

與道同得道之謂德德者希言所謂與德

同失道之謂失失者多言所謂與失同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河上公曰與道同者道亦樂得之與德同者德亦樂得之與失同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鍾會曰我信不足於道道亦不信應我所以兩相失只是同於道者道得之信於道

者道信之同於失者道失之信不足有不信也

此章以希言為主希言則以道而言也道偶而應故合自然故下文云同於道者道

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觀其失得之

本皆言之希與多爾多言之人外則招愆

內則耗氣人欲長久希言內守

跛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

御註跛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冀

形之適難矣以德為循則有足者皆至

跛者急於有立跨者急於有行皆非行立

之常也則不能久故雖立不立雖行不行

立身行道之人不可欲速順其常然則身立而道行

自見者不明

舒王曰自見者不明則前所謂不自見者乃能無所不見

自是者不彰

河上公曰自以爲是而非人者衆共蔽之

使不彰顯也

自伐者無功

顏歡曰與功濟物而自取其名名既屬己則功不在物

自矜者不長

郭象曰矜誇自恃不解忘功衆所不與故不長也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御註自見則智不足以同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道之所在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泰色淫志豈道也哉故於食爲餘於行爲贅

道固無我無我則不乎夫自是自伐自矜者亦非其常也故其於道也爲餘食贅行

而已食飽則已有餘則病形完則已有贅則累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修於性則盈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也故有道者不處

此章言立身行道不遇其常而急於行立故終不能行立其自見等行亦非其常也故於道爲餘食贅行而已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居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御註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曰渾淪合於渾淪則其成不虧易所謂太極者是也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然有生也而非不生之妙故謂之物

羅什曰妙理常存名爲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成

寂兮寥兮

河上公曰寂者無音聲寥者空無形舒王曰寂者止也寥者遠也

寂無遺響太寥寥

獨立而不改

溫公曰無與之匹故曰獨立變化終不失其常故曰不改

鍾會曰廓然無偶故云獨立古今常一是

曰不改

道之具體卓然獨立不與物偶歷萬世而無弊亘古今而常存

周行而不殆

御註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

鍾會曰道無不在名曰周行所在皆道故

無危殆

道之妙用無乎不在靡不周徧未始有極易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

可以爲天下母

御註萬物恃之以生

車惠弼曰同化陰陽安立天地亭毒羣品

子育含靈生之畜之可以爲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河上公曰我不見道之形容不知當何以

名見萬物皆從道生故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

唐明皇曰吾見有物生成隱無名氏故以通生表其德字之曰道以包含無其體強名曰大

呂吉甫曰道之為物用之則彌滿太虛而廢之莫知其所則大豈足以名之哉強為之名而已

大曰逝

御註運而不留故曰逝

顧藹曰逝往也諸物雖大大有極住此道

之大往行無際本無住盡之夷

舒王曰大者雖六合之外而不能逃其巖

毫末之小不能遺其細故大曰逝

逝曰遠

御註應而不窮故曰遠

孫登曰萬物遊行皆有停性之處此道逝

行尋之彌遠莫究其源

遠曰反

舒王曰遠之極則反於朴矣故遠曰反反

者反於本也用之彌滿六虛故曰遠近則不離己身故曰反遠者出於無極之外不窮也近在於己人不見之

故道大大地大王亦大

御註道覆載天地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

載王者位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故亦大

道覆萬物者也包裹天地至大無外故曰

道大天地者形之大大至廣不可度地至

大不可量故曰大大地大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德配天地道通

三才莫大於帝王故曰王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御註自道而降則有方體故云域中靜而

聖動而王能貫三才而通之人道於是為

至故與道同體天地同功而同謂之大王

者人道之極也

夫道未始有封而此言域中者謂雖域不

域包囊無外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是也天法道天大是也道法自然道大是也蓋自然者猶免乎有因有緣矣非因非緣亦非自然然道之自然自學者觀之則所謂妙矣由老子觀之則未脫乎因緣矣然老子非不盡妙之妙要其言且以盡法

為法故曰道法自然

人謂王也人法地之安靜故無為而天下

功地法天之無為故不長而萬物育天法

道之自然故不產而萬物化道則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無所法也無法

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此章言混成

之道先天天地生其體則卓然獨立其用則

周流六虛不可稱道強以大名雖二儀之

高厚王者之至尊威法於道夫道者自本

自根無所因而自然也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河上公曰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

失神草木花葉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人

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龍靜則

能變化虎躁故乃天廚

呂吉甫曰輕者先感重者後應應者感之所自生則重為輕之根矣靜者役物躁者役於物躁常為靜之所役則靜為躁之君矣

劉仲平曰輕生於重故重為輕根躁起於靜故靜為躁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御註榮觀在物燕處在身身安然後物可

樂

行以輕為速然不可以無輜重觀以躁為榮然不可以無燕處有輜重之物而不困於中道然後可以有行有燕處之字而超然自得然後可以有觀夫何故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呂吉甫曰終日之行與其榮觀猶且如此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以觀天下其可不靜且重乎蓋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不得

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為焉則靜矣苟其動常在於得已之際而不能無為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不重則躁而不靜矣

陸佃曰天下者人君之輜重而亦人君之燕處不可以離者故曰奈何萬乘之主而

以身輕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御註不重則不威故失臣不唱而和則犯分故失君

陸佃曰重者君之德靜者臣之道

松靈仙曰心若動亂即損於妙神神即君也

此章成人君以重靜為本天下者人君之重靜也豈可以一身輕之修真之士亦以重靜為本重其身而不以物累形靜其心

而不以物亂神形全神定是道之全矣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跡

舒王曰善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故無轍跡

盧格曰順道而行跡不殊物故無轍跡

鍾會曰善行道者功名不顯

蘇子由曰東理而行無跡

車行則有轍徒行則有跡則行固不能無轍跡也善行道者求之於身不出戶庭行

出於不行故無轍跡所謂不行而至也

善言無瑕謫

杜光庭曰善言者得意忘言也故無瑕疵之病謫責之過

呂吉甫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則言固不能無瑕謫者也知言之所以言則言出於

不言故曰善言無瑕謫

善計不用籌算

御註通於一而萬事畢況非數者乎故不用籌算而萬殊之變若數一二

善閑無關鍵而不可開

舒王曰善閑者萬物不得其門而入故無關鍵而不可開

溫公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九竅者精神之門也善閑者精神內守而

不以外耗內雖無開捷其可開乎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顧歎曰結之以道雖無繩而自固結之以
物雖有約而不堅故以威約人雖三軍而
可離以道結志雖匹夫而難奪

溫公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杜光庭曰善修行之人萬慮都忘一念不
二靜契於道與其合同萬緣不能侵諸見
不能誘此之謂善結其可解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蔡子晃曰利物為善弘濟曰救教羣生於
十方即之本土運善常以實救惠澤均平
含生蒙益反流會道

庶頑諷說帝舜教之而弗棄空空鄙夫宜
聖叩兩端而竭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御註善者道之繼實乎道則無善之可名
善名立則道出而善世聖人體道以濟天
下故有此五善而至於人物無棄然聖人
所以愛人利物而物遂其生人樂其性者

非意之也及一無遠因其常然而已世喪
道矣天下舉失其恬快寂常之性而日淪
乎憂患之域非聖人其孰能救之

新說曰萬物有成理固有拂其理而逆之
者萬物有常性固有戾其性而捨之者萬

物有正命固有違其命而絕之者聖人惻
然於是惟其所實之應以濟之因其悖於
理也發其塞而通之因其戾於性也除其
害而若之因其違於命也繼其絕而復之

是謂襲明

御註襲者非表而出之襲明則先矣而不
耀

呂吉甫曰彼其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
也惟聖人以知常之明而救之於所同然
之際雖行之言之計之閉之約之而莫知

其所以然則明襲而不可得見故曰是謂
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御註資以言其利有不善人也然後知善
之為利

舒王曰善人教不善人者也故善人不善
人之師無不善則不知善之為善故不善
人善人之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蘇子由曰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
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志
天下亦使天下忘我故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而得風仙九年之
後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
內外進矣此不貴其師也孔子見太公任

然後辭其交遊去其弟子此不愛其資也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御註道之要妙不觀衆善無所用智七聖
皆迷無所問塗義協于此

李岐曰此章言聖人密用惟微形朕莫觀
雖云常善妙在兼忘故能言教所不詮巧
屑無由算由是好師資為漸修之路絕貴
愛入頓悟之門契彼襲明救其萬物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四

道德真經取善集卷之五

墨十

宋 魏 陽 居士 李 霖 集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

杜光庭曰上清有雌一之道又有三奔五雌

之法皆柔弱其志和靜其神以致長生也
為天下谿

王元澤曰谿以下資納流通守雌則能以虛
靜受一切法而不滯於物故曰為天下谿

雄動雌靜至人知其動而不逞於動常守

靜而不離於真則以靜為下道來歸已如

水流入深谿故為天下谿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呂吉甫曰谿之為物受於谷而輪於江海
受之而不拒輪之而不積物之能通而無

逆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

王元澤曰常德分定而不遷道之在我者
也不離者一於性分內而不外

復歸於嬰兒

王元澤曰嬰兒含和守一欲慮不萌性之

本真渾而未散德厚之至乃同於初若然
者可名於大矣孟子曰大人不失其赤子
之心

雌主柔靜嬰兒骨弱筋柔其氣不暴欲慮未
萌其德不遷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也

知其白守其黑

王元澤曰黑者北方之色靜不足以言之
聖人建一切法非守黑則無以為本相彼

春夏發於玄冬此其驗也

為天下式

呂吉甫曰白於色為受采於物為明於行
為金於數為四黑於色為不受采於物為

晦於行為水於數為一知白守黑不受萬

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於抱一抱一則能
曲能枉能窪能弊故可以為天下式

白者明白也於物不染黑者默然也於數

為一至人知其明白而默然守一天下是
則是效故為天下法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呂吉甫曰為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

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必
能不忒不忒則不差矣

復歸於無極

呂吉甫曰嬰兒之為物專氣致柔不失其
一體之和而已復歸於無極則嬰兒不足

以言之也

羅什曰忒謂爽失也若能去智守愚動與
機合德行相應為物楷式顯則成行隱復

歸道道本不窮故成無極一是智慧無極

二是慧命無極

知其榮守其辱

杜光庭曰榮尊榮也辱卑辱也人君富有
八極君臨九圍是尊榮也自稱孤寡不穀

是卑辱也

為天下谷

舒王曰知其榮守其辱則守之以謙虛而

善應故為天下谷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劉仲平曰谷者能虛能應能容能受故常
德乃足

復歸於樸

蘇子由曰不知而不為不若知而不為之至也知雄守雌知性者也知白守黑見性者也知榮守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

於此純性而無雜故曰復歸於樸

松靈仙曰充足也復者反歸也樸者真本也始自知雄終乎守辱三行既備為道之要又如虛谷聲無所容所以常道上德於是乃足故得反歸真室與道合體故云

復歸於樸

草木之蕃也為榮其謝也為辱人之所以為榮辱者亦若是而已至人知榮而不居去華而歸根常守卑辱處眾人之所惡不能累亦虛而已故為天下谷谷虛而受應而不載德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常德乃足樸者道之全體復歸於樸乃能備道夫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抱樸而天下賓復歸於樸則無極不足以言之所謂無名之樸也樸雖小天下

莫能臣然則守雌守黑守辱足矣安用知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為母知之以為子守之以為經知之以為變也

樸散則為器

御註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器者道之散也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隨其器而用之

鍾會曰樸道也守則為質樸之道散則為養人之器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御註道之全聖人以治身道之散聖人以

用天下有形之可名有分之可守故分職率屬而天下理此之謂官長易曰知微知

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與此同義

唐明皇曰含德內融則復歸於樸常德應

用則散而為器既修形器必有精麗故聖

人用之則為羣材之官長矣

故大制不割

蘇子由曰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為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

勢之自然雖制而非有所割裂也

普道冲曰制度之大者無裁割之迹

原此章之義以常德為本若守其常必以

知之為變也故知雄守雌而其德不遠知

白守黑而其德不差知榮守辱而其德乃

全至是則非特復歸於嬰兒也無有窮極

與道同體夫道亘古今而常存德與道同

斯可謂之常矣此道之真以治身也其餘

以用天下則各因其材而使焉故曰大制

不割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臧玄靜曰將是方將欲是輒欲謂人方將

輒欲力取天下有為治之

王元澤曰取者取物是其有我為者造作

是其有為有已為之人方且存乎憂患

之間而何暇治人乎

蘇子由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

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

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取而為之則

不可得矣

舜避堯之子非所謂力取天下也無爲而治非所謂有爲治天下也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御註制於形數固於方體而域於覆載之

兩間器也立乎不測行乎無方爲之者敗

執之者失故謂神器宰制萬物役使羣動

必有不得已者焉然後天下治故曰上必無

爲而用天下

莊子曰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

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

去汝鄙人何問之不豫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變通

天下神明之器不可以力爲而固執之萬

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

而不可執也物有常性而造爲之故必敗

也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順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

廢

御註萬物之理或行或隨若日月之往來

或照或吹若四時之相代或強或贏若五

行之王廢或載或勝若草木之開落役于

時而制于數固未免乎累惟聖人爲能不

累於物而獨立于萬物之上獨往獨來是

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故運神器而

有餘裕物態不齊而吾心常一

欲明爲則敗執則失故物或行之於前必

隨之於後如形影之不舍或煦之使溫而

不知吹之者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而

已則羸弱有時而來知載而成則墜廢應

手而去此皆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事

勢之相生不得不然也則安可以爲而執

之哉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河上公曰甚謂貪淫聲色奢謂服飾飲食

泰謂宮室臺榭去此三者處中和行無爲

則天下自化矣

陸佃曰聖人之於天下因之而不爲任之

而不執是以去甚惡也去奢儉也去泰不

敢爲天下先也此三者所以取天下也

此章言天下不可以力取不可以有爲若

容力取又豈知聖人不得已而臨莅天下

乎治以有爲又豈知聖人無爲而治天下

之道乎故爲之者必敗執之者必失是以

聖人知八法之反復去三事之過分治國

則歷祚延長修身則長生久視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蘇子由曰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

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

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

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

未有得免者也

大臣者以道事君也若以兵強天下是佐

主以非其道也以道佐人主者尚不以兵

強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所以然者以

其事好還報而已以道服天下則天下莫

敢不服若抗兵加彼則殺人之父者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所謂出

乎爾反乎爾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御註下奪民力故荆棘生焉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詩曰綏萬邦屢豐年綏萬邦則人和矣人和則天地之和應

農事廢田不修故荆棘生焉殺戮多傷和氣故必有天災農廢於前災隨於後必有凶荒之年

故善者果而己不敢以取強

呂吉甫曰果者尅敵者也敵而尅之造攻已非特以取強也

果者勝之辭也成湯勝夏而有慙德之言歸亳而有臨淵之懼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是果而勿強
呂吉甫曰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驕其勢果常出於不得已足乃果而勿強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功果而驕其勢則是果於強非果於不得已

己者也

物壯則老

王元澤曰威極則衰物理必然古有當此禍者泰是也

物之用壯由兵之恃強物壯則衰兵強則

敗

是謂不道

御註道無終始不與物化

王元澤曰體道者兼萬變而不居一物故無壯老之意

不道早已

呂吉甫曰凡少則壯壯則老物之情也道也者貴於守柔以為強乃所以久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強天下則是棄柔而用壯壯而必老則物而已道之所以利物哉故

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道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得道者能却老而全形老則不道也亦猶兵強則敗豈合道乎既不合道豈能久存故曰早已此章戒人臣以道法主不可以兵強天下也道

貴柔服不用兵強者以兵強取勝猶物壯則衰老豈道也哉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

策微曰夫好飾戈矛鎧甲以為服玩者是

尚不善之器

佳飾也祥善也佳兵者堅甲利兵也兵凶

器也所以為不善之器不當修飾也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御註吉事有祥兵凶器也故曰不祥兵戢而時動有道者耀德不觀兵故不處

舒王曰佳兵者堅甲利兵也兵凶器也所以為不祥之器前篇言之已詳萬物無有

不被其凶害者故惡之有道者以慈為心故不處

兵者凶器動則萬物尚惡故有道者必無

虞此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顧歡曰左陽也陽道主生故平居則貴之

右陰也陰道主殺故用兵則貴之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御註左為陽而主生右為陰而司殺陽為德陰為刑君子貴德而畏刑故曰非君子之器

王元澤曰君國以無為子民以慈惠故不尚兵

不得已而用之

纂微曰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皆不得已者也

善用兵者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常出於不得已也

恬憺為上勝而不笑

御註禁暴救亂逼而後動故不得已無心於勝物故曰恬憺為上無心於勝物則兵非所樂也故不笑

咸玄英曰恬憺無為也君子心高無為故雖用兵而不以為美

張君相曰不亂曰恬夷心曰憺

恬憺者道也以道為上豈以用兵為美乎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王元澤曰兵器主於殺伐而過為之飾像美而可觀是以殺人為美也

若以用兵為美是以用兵為樂也用兵為樂則樂殺人於死地矣

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纂微曰凶暴好殺之士不可使得志於天下苟得其志必逆天之德縱行誅戮視民如草芥天豈祐哉天既不祐豈得志者也

以殺人為樂者則不可使得志於天下為人主者無以兵行誅戮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

言事尚左凶事尚右

咸玄英曰言謂朝禮凶謂喪禮

河上公曰左陽主生右陰主殺

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河上公曰偏將軍卑而居陽位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尊而居陰位以其專主殺也

言以喪禮處之用兵之勢以右為上是以喪禮處之

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

曾道冲曰天下之民皆王者之民以其逆順則與殺多則泣而傷之

羊枯曰明非所樂也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御註易以師為毒天下雖戰而勝必有被其毒者故居上勢與戰勝者以喪禮處之

河上公曰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禮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而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

呂吉甫曰戰勝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樂殺人可知也

李攸曰此章言君子當以道德為材器勿以戰伐為功名若好彼兵強是樂其殺害矣儻非喪禮無以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

王弼曰道無形故不可名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

劉仲平曰常者萬世不變之稱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日月之明也雖生物大而歷世之非終可變者也其成象在上吾得以謂之乾効法在下吾得以謂之坤故垂象著明者吾得以謂之日月此三者皆不出吾之所謂則非不可名者也至於道則物之消息盈虛杳然而無所與古今相代於無窮之中若湛然自知如非陰非陽非柔非剛非小非大非圓非方非白非黑非官非商視之而莫之見聽之而莫之聞搏之而不可得此所謂常無名也

○ 撰雖小天下不敢臣

河上公曰道撰雖小微妙無形天下不敢有臣使道者

撰者道之全體未始有物也其撰可謂小

矣雖小足以爲萬物之君

○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呂吉甫曰夫何故人物資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與其自生哉夫是之謂真君萬物莫不有真

君焉此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是以真君君萬物萬物孰有得真君而不賓者乎道者萬物之主侯王守之則不假威武勸賞物不知其然而自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今而自均

御註純素之道守而勿失匪特物將自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與天地同流則交通成和而萬物咸被其澤甘露者天地之和氣傳曰帝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

○ 王元澤曰守無名之撰以爲治則陰陽之外降各由其叙而和氣應矣甘露者陰陽交和所生自然均被無使之者蓋道之所感無所不周故也孟子曰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此之謂也

此二解說侯王守道則天降甘露以爲瑞應也

王弼曰天地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溫公曰侯王守道則物服氣和民化

呂吉甫曰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謂之紀而莫見其形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則成和之至也侯王執道而萬物賓之也亦若是而已孰得見其形哉故人莫之今而自均

○ 蘇子曰由冲氣升降相合爲一而降甘露煦然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甘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萬物也

此四解說聖人體道而萬物賓亦如甘露之無不及

○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蔡子晃曰若能知止有名之末復歸無名之本此則不死不生所以不危殆也

有名者道之散也初制有名之時即當知止而復歸無名之樞則不隨物遷滯然自足無復危殆

○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與江海

御註天下一性也道之在天下以性而合由川谷之與江海以水而聚同焉者得類焉者應聖人之臨蒞何為哉因性而已矣盧裕曰川谷歸海海亦不召百姓歸道道本不謀

王元澤曰江海不求水而歸之者由鍾水之多則性同者往矣道民之性也聖人能集其純全則有生之類從而賓之亦性然也

蘇子由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此章言侯王守道物將自賓如天降甘露不令自均夫道者人之所共由性之所同得侯王先得人性之所同則天下弗賓而焉往猶水歸海自然而已

知人者智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御註傳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察人之邪正若辨白黑是智

之事知人而已

自知者明

御註易曰復以自知傳曰內視之謂明智以知人則與接為搆日以心聞復以自知者靜而反本自見而已天地之鑑也萬物

之鏡也

溫公曰自知自勝尤難

河上公曰人能自知賢與不肖是謂反聽

無聲內視無形故為明也

成玄英曰照達前境鑒人機性大小淺深

無不悉知為智自知己身宿命善惡三世

報應無不明了為明

經言見小曰明小者性之微又知常曰明

常者命之正人自知性命歸報復命不為

物蔽可謂明矣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自

知其所由生反命歸本是大不知也

勝人者有力

王元澤曰力可以勝人而不可以勝己也

語曰羿善射舉盃舟皆以力勝人者也勝

之字從力在下力不足尚也

自勝者強

王元澤曰自勝者克己從道能專氣者也

孔子曰根也慾焉得剛不能自勝者也

楊子言勝己之私之謂克人能克己勝利

欲之私此所以為強也非強梁之強乃守

柔之強

知足者富

唐明皇曰知止足者無貪求可謂富矣

王元澤曰性分之內萬物皆足窮居不損

大行不加而愚者或合至貴而徇腐餘故

知有萬之富則輕天下而不顧矣此真富

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豈非富乎

此上一說知止足之分為富次一說取於

一性而足

強行者有志

舒王曰上士聞道強而行之故強行者有

志也

或志於高名或志於厚利非所謂志也惟

強行於道斯可謂有志之士

不失其所者久

河上公曰人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受天之精氣則可長久

王元澤曰性不為物遷則久矣此盡性也

河公說養精元澤說養神二說合而為一則妙矣易恒久也君子以立不易方不易

方者不失其所也故能久

死而不亡者壽

王弼曰雖死而以爲生之道不亡乃得全其壽身沒而道猶存況身存而道不卒乎

陸希聲曰身死而道不亡故謂之壽

王元澤曰賢人死曰鬼盡其道以及真者也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曰物雖生猶死爾盡道養神之人雖形體萬變而真性湛然無所終極可謂壽矣此至於命也

陸佃曰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此同意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壽言其生死之未始有異也夫惟生死同狀而萬物一府故夫身如蜩甲蛇蛻寓之而已矣

蓋蜩之甲已死而其蜩未嘗亡如蛇之蛻已腐而其蛇未嘗喪何則其真者雖死不滅也曰夫至人不焚於火不溺於水虎不能持兇不能觸衆虛不墜觸石不礙而未嘗有死則又曰死而不亡何也蓋聖人之

於時隨之而已時之所當行聖人不強避時之所當止聖人不強爲視其天而已故有能之而能不爲之是以有生而不死有死而不亡者也

嚴遵曰夫立身經世興利除害接物道變

莫廣乎知人攝聽畜明建國於民達道之意知天之心莫大乎自知柄政履民建法立儀設化施令正海內臣諸侯莫貴乎勝人奉道德順神明承天地和陰陽動靜進退曲得人心莫崇乎自勝治家守國使民佚樂度順恭謹慈孝畏法莫高乎知足游神明於昭昭之間恬候安寧專顯榮華莫善乎得志任官奉職事上臨下成人之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莫急乎久天地所貴羣生所恃居之不厭樂之不止萬福並興

靡與爭寵莫美乎壽功用備成不名已有蘇子由曰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爲己有世有避物而不辭者必將辭物而不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愛養萬物而不為主一本作衣被

河上公曰道雖愛養萬物非如人君有所收取

蔡子晃曰作衣被衣被者覆育也雖覆育萬物故不為主似若微小

常無欲可名於小

呂吉甫曰凡物之大者則不可名於小小則不可名於大是道也以其可以左右也故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夫惟不居不為主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於小

王元澤曰此所謂小乃其大也且以體道者聲之欲慮不萌怕然內一豈非小乎易曰復小而辨於物

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王元澤曰有意於主則反與物對唯其主